

高僧傳

●〔梁〕慧皎撰

高僧傳 并序

通四

梁嘉祥沙門釋慧嚴撰

原夫至道沖漠，微踏筌而後彰，玄致幽疑，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深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證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極極之致。餘方亦猶群流之歸巨壑，眾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翕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述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群英間出，迭有其人。眾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撰論傳，而辭事關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都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

高僧傳序

辭旨相開，混濫難求，更為蕪昧。瓊瑤玉中所撰僧史，意似故綵，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眾。中書秘書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古今，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述之略，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驕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受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志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訪故老，廣訪先達，按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求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關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汎濊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且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德，通感通化，則強暴以按，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草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輿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述，不同化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羨眾聖之所褒，述及夫計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皆微異，恒體始標，大

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事同後儀若聞施前
後如謂煩雜故摠布一科之末通稱高論其
轉讀宜昌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
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
製用起絕及有一分遺威乃編之傳末如或
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

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
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費或德不及稱
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
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
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實也若實行澹光則
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

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昔代
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
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識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
逆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諱金光明
經會敵國侵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
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錄始方始曾是為益
平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

顯譽遠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
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傳毅奉若巨
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平
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
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被遇見摩騰乃
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
至于維四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
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
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
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卷經一卷初城
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
城西雅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

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
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
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
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
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

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
言惜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
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
都冠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
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為
始也惜又於西域得盡釋迦倚像像像像田三
柄檀像師第四件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
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
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
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既至眾
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
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眾蘭後卒於雒陽春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
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
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
不綜達嘗行見羣鷦忽謂伴曰鷦云應有送
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故備異之聲
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服王薨便
嗣父位乃深惟苦空獸離形器行既畢遂
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
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
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
能達至上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
吹梵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
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選述經要
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
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
部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
凡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
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
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
每輒對恨高晏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
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卑宿世
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
遇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
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
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
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莫不駭其奇
異既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
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

雄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
學行達那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
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
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
不攝影高同核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
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

廟神告高曰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
行布施而性多嗔怒今為那亭廟神周迴千
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
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善盡旦夕而
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
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縮千尺并雜

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
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蟬
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
讚明數契蟬悲淚如兩頰史還隱高即取絢
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蟬復出身登山西望

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
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
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
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那亭廟神得離惡形
矣於是廟神歎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
中見一死蟬頭尾數里今壽陽郡蛇村是也

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
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
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警畢
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
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
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
域賓旅皆呼為安侯至今猶為号焉天竺國
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譽與漢殊
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群譯之
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

感贊而思焉余訪眾錄紀載高公互有出
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訛謬
致成乖角輒備列眾異庶或可論業釋道安
經錄云安世高以漢順帝建和二年至靈帝
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
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

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陽
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
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那亭廟神為立寺
竟福善以刀刺安侯骨於是而終桑垣人迺
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
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

庾仲雍荆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那
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
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蟬死於吳末曇宗塔寺
記云丹楊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
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那亭廟餘物治之然道
安法師既校閱群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

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
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
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
高所出久之沉翳會有南陽韓林穎川大業
會督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
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

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
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
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
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
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
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

尾之言自為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
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
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實而曇宗
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為謬諸過
迺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誠本月支人操行純深
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誦誦群經
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維揚以光和平
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指嚴等
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
無缺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誠所出
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

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
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費道行經來適維揚
即轉梵為漢譯人時帶雖有失旨然棄文存
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維揚出般
舟三昧誠為傳言河南維揚孟福張蓮筆受
時又有優婆塞安女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

沉有理致博讀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
末遊賈維揚以功号曰騎都尉性虛靖温恭
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宜經典常與
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
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
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郭匠之美見述後代調

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慈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其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

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其大力譯為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極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借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

識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慙慙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觀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

鈞深別有精要於是膏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為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妙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與歸戒正以剪落

殊俗耳設復齋懺奉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上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鎰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

洛陽譯出郁陀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洛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

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萬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

謙譯出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謙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過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造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

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後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

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與立園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

明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向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耀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

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請至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靈當以誓死為期耳三

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

之持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磁磚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磁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

祠乃及佛寺並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與若其善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目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駢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

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准祀者呈曰玄化既乎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建破山尊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呈還歎會才明非目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

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誅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

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

為樂俄介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折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辨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丈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任坐卧皆願眾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

受五戒旬日疾廖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寬鹿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纂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

泥洹明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臣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遽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

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親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手堅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今質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尤點超然遠詣車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咨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結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母奉異道以火祠為上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欬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皆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

難既觀沙門神力勝已即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藏妙善四舍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律炎來至武昌費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為漢

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世曇摩羅利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犍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世

高座為師誦經日方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像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

之護皆遍學貫綜誥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賁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公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攷攷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

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倒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求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洞其曲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令穿谷枯泉漱水逸矣護公天挺弘慈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

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
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
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徙地東下至
涇池遺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
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匹山巨
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於論道二公

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
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
出經多奈正文句起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
承遠刪正文偶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
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時
雖便無累於古又有些法首陳士倫孫伯虎

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
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九所譯
經雖不辨妙疏顯而宏遠欣暢特善無生後
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
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善也帛遠
字法祖本姓葛氏河內人父咸遠以儒雅知

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
辭理切志父不能奪遂故服從道祖才思雋
微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
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紫
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
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

師友之敬每至闕晨靖夜輕談講道德于時
西府初建俊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祖見群雄交爭于戈方始志欲潛遁隨右以
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
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眾望所歸欲令反服
為已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感先有州人

管蕃與祖論譏屢屈於祖蕃深街恥恨每加
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
數日對當至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
財都說明晨詣輔共語怒忤輔意輔使收之
行罰眾咸怪惋祖曰我來專對此宿命久結
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

對願從此已後與強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
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
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嶺
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噉働行路流涕隴上
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
遇害悲恨不及眾咸憤激欲復祖之轍輔遺

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
富整迷因忿斬輔胡既雲怒取稱善而還
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
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擄殺天水太守
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
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

云見祖法師在閭驛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
云講竟應往切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
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
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不自忍乃作老
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
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慈康論云帛祖登

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
之氣味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
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聞善通梵
漢之語常譯惟連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
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
季失不知其名祖弟法作亦少有令譽被博

士徽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開曉知
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梓兄不肯反服輔之
所殺光又逼梓令罷道梓執志堅貞以死為
誓遂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殺若
經及著願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
都互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

有嚴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
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
以佛法為心當其云日清淨澡漱隱几誦經
千餘言然後引衣疑則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或人時人呼為
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

聞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為沙門蜜天安
高朗風神超邁直亦對之使卓出於物晉永
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
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
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勛與廷尉
桓楚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

契道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
令下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敘
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
期人下令軌度捨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
其精神灑曠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為蜜作
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明於是桓

乃咨嗟絕歎以為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冲
在南夏問王周諸公皆語重蜜疑以魚失登
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度周顛為撲射
領還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
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顛過害蜜往
省其孤對坐作胡明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

數千言聲音高暢願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典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為佳言密性高簡不學音語諸公與之語言密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天拔悟得非常密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真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辛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坐稱其精神著出當年耶耶王取師事於密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

通四

十

為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倖乎茲故知大授英偉宜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柱交雋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速矣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為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遇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僧伽跋澄此云眾現罰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眾典持善數經聞誦阿毗曇毗婆沙贊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釋教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符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

集僧宜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利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以為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嘗安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離俗開中僧眾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利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曇摩難提此云法喜亮佐勤人壽年離俗聰

通四

十九

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通覽三藏聞誦增一阿合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結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過法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合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去請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眾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合并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類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閻然

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談諫無所迴避符堅末年龍威鮮早情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比國有一粟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板大道後遺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郊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通四

二十

僧伽提婆此言眾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屬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為入道之府也為人儂朗有深鑿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宜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合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方言屬慕容之難戒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積積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眾經改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版若

論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沙門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陁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伎絕倫專以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蘇摩後為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性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探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諭石為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慈左譽宣何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界聞法喜踊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與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悵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又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曰純曰汝國尋喪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歸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闢真丹傳之東土唯余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志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膠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

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覽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為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文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少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繡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逢本懷即為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在人令績師績綿極今細好績師如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履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及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備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符堅借名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真往定以求內附至符堅建元十二年

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都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著諸國臨發堅嚴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食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闡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謂龜茲王曰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勃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欲以醇酒同開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徒軍曠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淋漓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名關外稱年太安元年正月始蒞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殲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

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遠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慕容暉五方討之時論謂業等爲合慕容威聲勢必全剋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慕容敗績於合衆俄又郭榮作亂慕容大軍輕還復爲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文云能妻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蓋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史及乘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慕容紹自立稱元成寧元成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且失之慕容以爲美瑞号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慕容改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能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膏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修德以答天威慕容不納與什博戲殺慕容曰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慕容不悟光弟保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慕容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駁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知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開中聞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辭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和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道遙園蕙變爲葦以爲美瑞

謂管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龐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勩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與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道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音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謬皆由先譯失旨不與胡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選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寂僧肇等八百餘人詒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離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恆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神遠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卅論以勸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綠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卅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佛法要禪要解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業又大千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詒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叙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叢論西方

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官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乃由延哀驚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碎喻皆介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翻於此將何所論乃凄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碎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情鑒微嶽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況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勤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起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介已來不任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華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又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蓋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荅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還有過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

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首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偽奉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道逸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去羅什所誦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摩普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者婆故兼取為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弗若多羅此去功德華嚴實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為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聞關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為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近請多羅誦出十誦胡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復二多羅遺疾奄然棄世眾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憂摩誦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盧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遺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關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願實人其誦十誦胡本有羅什法師通才

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獲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責此經自隨其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請無所吝若能為律學之徒非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律澤懷勝業者日月弥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復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卑摩羅叉此去無垢眼屬實人沉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且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偽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亦以達過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運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聞毗且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名善誦又後齊往石澗開為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為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辛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折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百殷矣律藏大弘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其所制

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摩羅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王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義為人眼青時人亦号為青眼律師佛陀耶舍此去覺明屬實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二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學解不能行止乃問於座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方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視謂少堪已師故不為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為務手不釋膝每端坐思義不覺虛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誦三十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對曰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歸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符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至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

以後事救軍未至而羅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襄賴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去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此至且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淡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且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遠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與命比譯出經歲什曰夫和宜法教宜合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微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開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教喻方至長安興自出憐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使詳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當要舍為人赤疑善解毗婆沙時人号曰赤疑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閭屋不以關心姚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備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

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今誦孝籍藥方可五万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眾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與毗耶舍布絹万疋悉不受道舍佛舍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親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歌跋陀羅此古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去法天嘗商旅於比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去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掉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眾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誦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起積藏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去數至虎率致敬弥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親法泉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遺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家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歌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戲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光光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

以振雄僧徒宣檢禪法者佛歌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若至賢遂駭而許焉於是捨眾辭師裹糧東遊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眾人方悟其神成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聞船之中忽令眾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令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介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子迦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去何空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介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眾微空以眾微故一微空時實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眾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闈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眾同後語弟子云我時見奉卿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感

泉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請者並聞風而至但深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淺偽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蹟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眾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眾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碧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己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誰惑乎起同異既於律有遠理不同正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慈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縱容初無異色識真之眾咸共嘆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悵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絨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奪今乃夫無導因勒今迫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信宵征南拓廬岳沙門釋等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頓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邑致書姚主及關中眾僧解其擯事遂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衰賤時陳郡表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悅而問慧

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聞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千瑱得華嚴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賢為譯近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我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涅恒及脩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十卷並究其妙旨妙盡文意實以元嘉六年辛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能毘為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去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美之故以識為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万余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識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識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識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眾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方言識從兄善能調象騎王所乘白耳

大象王怒誅之今日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住者識哭而誓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誓之並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識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为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識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以父歿致厭乃辭往屬宿費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捉舉竟不能動明且識持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為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惠高道明獨步河西值其宜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萬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文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方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填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

